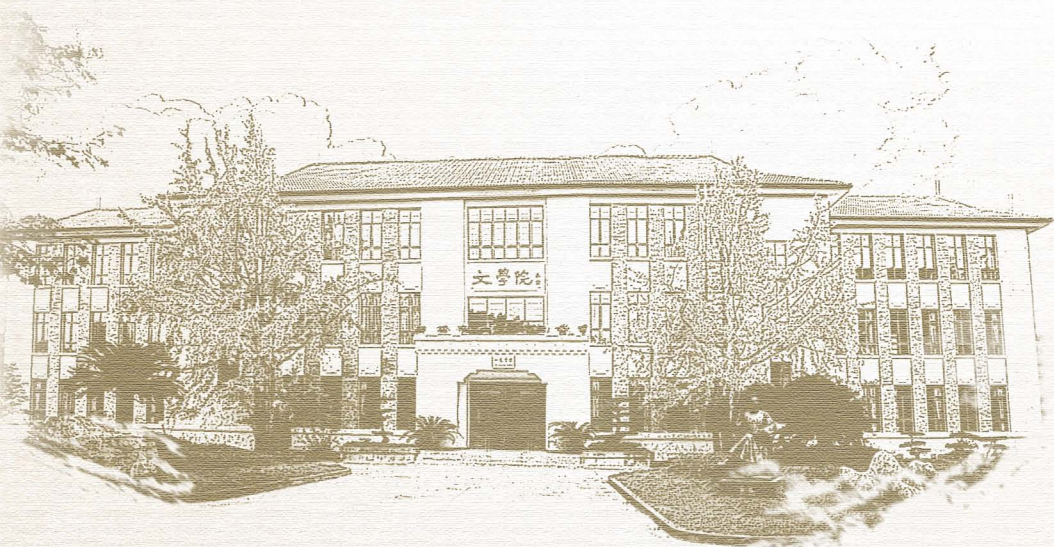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桃园记忆

TAOYUAN  
JIYI

王本朝 杨 涛 主编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桃园记忆

王本朝 杨 涛 / 主编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桃园记忆 / 王本朝, 杨涛主编. — 重庆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621-7903-0

I. ①桃… II. ①王… ②杨… III. ①西南大学文学  
院—纪念文集 IV. ① G649.287.1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6826 号

# 桃园记忆

---

王本朝 杨 涛◎主编

---

责任编辑: 钟小族

封面设计: 啸 武

版式设计:  设计

排 版: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重庆市北碚区

邮编: 400715

<http://www.xscbs.com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 × 1030mm 1/16

印 张: 17.25

字 数: 285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21-7903-0

---

定 价: 28.00 元



# 序

人在时间的不同节点上，都会留下一些值得念想的人和事。一次次被记忆所唤醒，一次次品味到不同人生。记忆既是历史的保存，也是生活的证明。童年的记忆多半是单纯而美好的。中年的记忆，可能会多一份生活艰辛的体认。在人生不同的记忆里，大学生活可能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吧。因为大学生活，既有成长中诸多人与事的美好，也不乏青春的忧郁与内心的躁动，同时还伴随着理想、激情与睿智的沉思。人的一生可能会到很多地方，会在不同的城市生活，也要经历各种各样人事的纠葛，但最让人牵心与记挂的地方，可能还是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大学校园。因为在这里，度过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因为在这里，总有一些事，会刻骨铭心，总有一些人，会终生牵挂，总有一些情，会永久回忆。

看看每年的寒暑假，都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校友归来，在曾经走过的路上三两徘徊，在当年住过的宿舍前驻足，在昔日读书的教室里沉默无语，或再次把自己的身影贴进那些老照片的风景里……

西南大学文学院也有这样一群校友。他们挂念着文学院的点点滴滴。比如一教楼、三教楼的灯光，比如桃园的石头台阶，比如1209教室的大黑板，比如樟树林的打折书摊，比如大黄葛树下的电影院，还有嘉陵江边的大石头，等等。这些，对别人来说，可能是陌生的，甚至是抽象的存在，但对于文学院的校友而言，却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记忆。想起当年如何如何，

就会触动深藏于内心深处的一份情感，即便岁月渐远，空间阻隔，也依然那样清晰与亲切。文学院的学子们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也无论身居何方，都会有一份对文学院的怀念和思绪。其实，即便岁月沧桑，文学院师生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的桃园，景物的变化并不是十分明显。树还是那些，只是长得更粗大，越发枝繁叶茂了。路还是那几条，只是拓宽了不少，也更平整，不再是以前女生们戏称的扭腰摆臀的“健美路”了。曾经的大教室多数还在，只是听课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讲台上的老师也不再是当年熟悉的面容。睹物思人，在这些差不多的景物中，却隐藏着不同的大学记忆，对于每个人来说，那些岁月中沉淀下来的故事，都有一番特别的滋味。当然，在这些记忆中，也会有不少共同的东西。这些记忆，对同年代的校友们来说，也许是共同的经历，会倍感亲切；而对那些不同年代的校友而言，也能领略到别样的趣味。或许是对时代中个体沉浮的唏嘘与感叹，或许勾连起一份亲切而温馨的伤感。我们说，感情就像是老酒，随时间而越发香醇，记忆就像是开在梦中的花，会跨越空间在生命的不同地方绽放。回望自己曾经走过的地方，曾经学习的教学楼，眼前总能浮现出更多的深情与感动，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馈赠，值得我们去用文字把它保留下来。

文学院的校友，总能于熟悉的桃园中追念曾经的青春岁月。每个人的心里，都会有或多或少的“桃园记忆”。也许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和劳作，也许是80年代在文学社团中的激情演讲与辩论，也许是90年代挨个寝室串门卖明信片的情形，抑或是新世纪毕业的同学对每天纠结于找工作的酸楚与喜悦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体验，也或多或少折射

出那个时代的一些光晕，也正是它们编织起文学院校友的共同记忆。母校，就像一块磁石，牢牢吸引着走向四方的学子，让他们邀约着以文字的形式，在这个时候集体归来，去触摸那些曾经熟悉的课桌，去找寻那些留存在岁月深处的片段。文学院的师生，可能是基于专业的敏感，总会在生活中留下一些文字，不经意间为过去岁月留下一些“文字相”。这些文字，在当时看来，可能是生活的琐碎记录，但时间却给了这些文字以生命，那些被记忆淡忘的细节，却能在文字中变得饱满清晰。我们说文字可以对抗时间，也是对抗遗忘的一种重要的形式，或许道理就在这里，这也算得是学文学的人的优长吧。

这些回忆文章，有对吴宓、郑思虞、刘又辛等先生的深情怀念，赞叹他们高山仰止的学问与挺立时代风潮的人格气节，读来令人倾慕，也令人感动不已。有的是老师们对同事的叙写，在讲述别人的同时，也是对自己一段岁月的见证。在那些大学生活细碎的记忆里，总能牵扯出更多的人和事。人在远方，心却在校园里。这些文字，说的是往事，谈的是师长和同学，其实说的也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总能从别人的追忆中，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审视，一次又一次梦回桃园。这些由不同年代校友编织起来的故事，正是文学院另一份最真实、最厚重的历史，是学校的个人史或者说心灵史。它有情感，有温度，充满着人生感悟和智慧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物换星移，不变的还是那份桃园情结，那份在心中越来越重，不会随岁月老去而变得越发清晰的记忆。中文系、文学院也在校友们的言说中不断生长，不断变成历史，就像第一教学楼前的银杏树，苍劲而华美。

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许多东西都成了碎片化的重叠，繁复的人事倏忽而过，难留痕迹，人们很难抓住生活的真实。但文学院的校友们，却留下了这些真实而温暖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分享与珍藏他们美好的记忆。值此学校 110 周年校庆之际，选录一些校友关于大学生活的回忆文章，连缀成册，把那些散落在各自心中的记忆与话题，变成历史的见证和精神资产，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桃园的故事很多，很多。因篇幅所限，时间仓促，这里收录的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就此为序。

**王本朝**

2015 年 12 月 1 日

于西南大学文学院

# 目录



## 师恩永志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002   记棚友吴宓先生二三十事 .....           | 谭优学     |
| 012   吴宓先生的晚年 .....               | 曹慕樊     |
| 017   吴宓先生印象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徐洪火     |
| 028   晚年的吴宓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| 周锡光     |
| 044   博学·刚毅·睿智——曹慕樊先生印象记 .....    | 刘明华     |
| 056   回忆曹慕樊老师 .....               | 邓小军     |
| 061   纪念谭优学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| 冯礼台     |
| 064   忆徐无闻师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邓达茂     |
| 068   徐无闻先生二三事 .....              | 向 黄     |
| 070   巨星陨落情犹在——怀念恩师徐无闻先生<br>..... | 孙小平 关书敏 |
| 074   教授平生——怀念我的老师荀运昌先生 .....     | 曹 建     |
| 076   郑思虞教授的诗文书画 .....            | 曹 建     |
| 079   大儒归山草木不惊 .....              | 马 拉     |
| 081   忆又辛师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段启明 毛秀月 |
| 088   师恩永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翟时雨     |

## 缘聚西师

- 094 | 难忘岁月难忘情 ..... 王泉根
- 099 | 同学张鲁 ..... 孙丹年
- 109 | 骄傲的记忆——西师中文系学习生活点滴 ..... 石 峰
- 113 | 感 动 ..... 龚如君
- 116 | 大学春秋（节选） ..... 杨 伟
- 133 | “第三代人”——命名内外的往事 ..... 何卫东
- 141 | 难忘的西师生活 ..... 王云福
- 144 | 巴渝负笈日记选抄（摘录） ..... 王尧礼
- 166 | 焚不去的记忆 ..... 杨 宛
- 168 | 放歌的季节 ..... 罗剑英
- 170 | 古典与现代的交融 ..... 贺 芒
- 178 | 饥饿的盛宴 ..... 张 曦
- 181 | 舞池中央 ..... 尹 燕
- 185 | 阿明的蚊帐 ..... 薛永钧

## 纪念及其他

- 188 | 吴宓先生离开重庆纪实 ..... 漆建华
- 192 | 魂牵梦萦五十年——写于母校西南大学建校 110 周年之际  
..... 王世群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205   吴宓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1998 年重庆“吴宓学术研讨会”综述         |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泉根     |
| 216   读《吴宓日记》三题——纪念吴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|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段启明     |
| 223   骑着偏旁奔跑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我在西南师大的青春写作（曾蒙十问张值）         |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曾 蒙 张 值 |
| 234   来路与去向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八十年代西南师范学院“普通人文学社”记略        |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 康     |
| 245   西师视角（四章） .....          | 杨国平     |
| 248   西师寻梦（外一篇） .....         | 柴立中     |
| 253   西师，西施，我的爱 .....         | 李晓梅     |
| 255   纪念北碚 .....              | 李大勇     |
| 258   一念千里，相遇成缘 .....         | 吴小娟     |
| 261   后 记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


# 师恩永志

记棚友吴宓先生三十事  
 吴宓先生的晚年  
 晚年的吴宓先生  
 博学的吴宓先生  
 回忆曹慕樊先生  
 回忆曹慕樊老师  
 纪念谭先生  
 徐无闻先生二三事  
 徐无闻先生二三事  
 巨星陨落情犹在  
 教授平生——怀念恩师徐无闻先生  
 郑思虞教授的诗文书画  
 大儒归山草木不惊  
 忆又辛师  
 师恩永志

## 记棚友吴宓先生二三十事

谭优学

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，大概并不少。据说《大英百科全书》里也列了他。可算一个“知名人物”吧。

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：“棚”非“朋”之误，两字也不能通假，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。“十”也非衍文，确实不止“二三事”，本文为符合实际，故特着一“十”字，请文章家不要删去为幸。

不管从哪方面说，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，但确实是“棚友”，同在“牛棚”之友也。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，却是猗欤久矣。近日偶阅1984年《学林漫录》第九集金克木《记曾星笠（运乾）先生》那篇文章，其中有这么几句话：“……还有吴雨僧（宓）先生，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，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。”不免触发了我想来补这个空白。不过说起新旧文化，我都是外行，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。这儿只记我与吴先生成为“棚友”前后的一些闻见和个人的想法。

以上算是“序”或者叫“引言”吧。

事情得从头说起，圣经贤传不云乎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”么？“近道”何敢，为记叙方便而已。这得请读者不嫌我啰唆为荷。

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！那时我正在高中念书。一天，从《大公报》上看到一篇很长的大学各科“部聘教授”名单，记得中国文学有胡小石先生，英国文学是朱光潜和吴宓。至今印象深刻，其他的人名全忘了。为什么呢？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中国，而最感头痛的却是英文。从高小到高中，以致后来上大学，英文总是不及格。最难背的历史人名地名，我都记得，却偏偏记不得英文单词。因此，我对于英语学得好的人，总是肃然起敬，艳羡得很。即使在“不



学ABC，照样闹革命”的喧嚣声中，也并未降低我的肃然和艳羡——不过，我“狡猾”，没有表现出来。从此我这个小小中学生，对鼎鼎大名的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吴宓先生，有了不忘的记忆。

上小学时，老师教了我们读《婉容词》，对作者吴芳吉很崇拜。后来知道吴芳吉就是白屋诗人，而且是咱们四川江津人，崇拜得更加虔诚。过了些年头，友人送给我一部《吴白屋先生遗书》，知道吴白屋吴宓二吴是挚友，还有《两吴生诗集》，也有《吴宓诗集》一大本，使我对吴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。学贯中西嘛，怎不令人佩服？不过他的诗集，很抱歉，我却没有拜读。我得老老实实，不能冒充读了。因为在“史无前例”中，“造反派”经常呵斥我们：“要老老实实交代！”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实实的。没读就没读，不能说谎。

后来，有点糟糕了。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，三次碰到他批评吴宓，大意思说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，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又学习了毛主席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就更不那么景仰了，尽仰，颈仰也仰痛了么！但对于他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，精通外语，还是肃然起敬，很艳羡的。

1954年，我在一所高等师院附设工农中学担任教育工作。院领导为了提高我们学校历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历史教学水平，叫我们和历史系的教授讲师们开个会，见见面，以便今后帮助我们，我们好向他们请教。会上介绍时，就有吴宓先生在座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毛线睡帽，一套很旧的中山服，朴素得近乎寒碜，与他的名声很不相称。真是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”，却又使人有“一旦得见，雷从耳出”之感。我是欠恭敬，犯了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的毛病。我想他怎么又搞到历史系去了？而不在外语系或中文系？当然不好问他，他很热情，表示凡来问的，一定尽量解答。这印象给我却很好，其实会后我们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去向历史系的教授讲师请教，不知什么缘故，“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”吧？很辜负了院领导的一番好意。大概生扯而不拢与？

1961年夏，我在某高校学习结业了，被分配到这所学院的中文系教书，第一次教研组会上，吴宓先生赫然在焉。他怎么又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了，却没有去外语系？我不解，也一直没去调查研究，“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”。我是恪遵了的。根本不问这件事。从此，我就忝与吴先生同事且同组了。

既在一个组里，何以没给他排课？他身体也蛮棒嘛。我刚去，记得让他教

了一年级一个学期的“文言文导读”，以后就一直没他的课上。不过，学院办助教进修班，派他教英语，这可算发挥了他的长处。英国文学的部聘教授岂有不该教一个助教进修班的？这当然是领导的英明决策。后来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为讲语法造例句，造了“三两尚不足，而况二两乎”的句子。那是困难年间，就被领导和学员认为他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，从此被撵下讲台。“文革”中，批斗他时，少不了要举这个例子，证明他很反动。“革命群众”一举这个例子，无不义愤填膺，咬牙切齿云。原来当时的领导和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认定吴宓很反动，是不能让他借讲台“放毒”的，所以从此没给他排课。他当时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，月工资 270 余元。有的助教这就有意见了：光拿钱，不做事，白吃人民血汗。其实吴先生是曾要求上课的。他说他有最简便的办法，三个月内可以将英语教上路，只要肯学，一定不难学好。也不知他那办法灵不灵，因为没有让他试验，怕他又来个三两二两的。我也没打算“老来出家”（去学），所以始终未去领教。

系里年轻助教舆论云，吴宓并不懂什么英国文学，只不过记得一些英国作家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，恋爱过几次，她们的长相、性格、家世情况如何，作家屋子里有什么陈设，如此等等；或者一些文坛掌故，文人轶事而已，这有什么用？说不上文学。似乎他们比吴宓还内行，故能指出其短处。我是不懂英文的，也没有向他做调查研究，不知是不是真的。但我和他相处近 20 年，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口吐一个英文单词，更不必说抛一句英文了，这和张乔治、李约翰、王玛丽之流，口中常抛出些洋文，迥然不同。算守旧呢？算什么的？我不清楚。

舆论既然如此，吴宓不但不通英国文学，一个同志说，就是中国文学，也没有什么修养的。例证是他认错了两个字。说他还自以为很热爱中国文学、中国传统文化呢！又一个同事向我抱怨：吴宓这人真无用，叫他校对教材，尽把简体字改为繁体字。的确他是从来不写简化字的。吴先生反对文字改革，反对汉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。因此为他的“花岗岩脑袋”“老顽固”添了一条有力的“证据”。汉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是鲁迅的主张。吴宓反对文字改革，就“等于”反对鲁迅，反对毛主席。非反动而何？看，多么严密的推理啊！所以“文革”中，列举其罪状，总少不了这一条。后来，我在想，吴宓先生是精



通拼音文字的。和汉字比较起来，音符与意符文字的长短利弊，他应该是很了解的，何以还“顽固”地反对汉字改革？我不是文字学家，不懂。最近，一位朋友告诉我，逃居美国的林语堂，曾说过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。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博士比吴宓先生更学贯中西，他也这么说，其意若曰，汉字拼音化，就等于毁掉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。今天，第一道长城都不容毁，毁了的地段，还要修复呢。当然有些人可以下结论：林语堂、吴宓就是“一丘之貉”。这多干脆简明啊。吴宓抱住汉字不放，真叫作“顽固到底”。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们树立了一种牢固的信念：政治是统帅是灵魂，简言之叫政治挂帅。这本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凡事绝对化不得，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。不承认学术问题对政治有相对独立性，许多问题是扯不清楚的。否则就无所谓“百家争鸣”了。

吴先生很笃于友情。吴芳吉去世多年了，但他每月寄钱去接济吴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。据说从未间断过。除了吴家外，他还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。吴先生不抽烟（而且讨厌抽烟），不喝酒，似乎也不买什么书，他的一些外文书都捐给院图书馆了，收入那么多而生活很简朴，他的衣着，在全院老教师中算最坏的，甚至有人目之为“老叫花子”。是“豪华落尽见真淳”吧？他每月270余元哪里去了呢？有些青年教师经过调查研究，断言：拿国家的钱去接济坏人了，是吴宓立场反动的表现。这又是吴宓的一条罪状。“文革”中“革命群众”批斗他时，也没有少掉这一条。

其实，吴先生不但“接济坏人”，“好人”他也是接济的。“好人”向他借钱，他都肯借。有些是存心借了不还，理由是：不义之财该拿来共产。“好人”不还，他也并不逼着要，久了也就算了。认真说来，吴先生在金钱上是慷慨的，并非吝啬鬼、守财奴那一路数的人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们被扣了工资，只发生活费。我向他借了近百元来生活，后来如数奉璧，他还感激称赞说，只有您这么讲信用啊。据此推知，对他不讲信用，借而不还的是大有人在。《增广贤文》曰：“酒中不语真君子，财上分明大丈夫。”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，与朋友信嘛，这恐怕应是做人的起码品德。

因为吴先生是个“高薪阶层”，我们刚成为“棚友”时，白天劳动，晚上“学习”。监管我们的“红卫兵小将”有一天晚上，“学习”完，叫我们各人滚回

去，只留下吴宓，说是要对他单独训话。我们都很关注“训话”的内容，因为休戚与共嘛。但又不敢打听。这是“纪律”，不得违犯。记不清过了许久，终于知道所谓“训话”者，红卫兵小将要他出200元钱，作为捐献，支持红卫兵小将去“大串连”也。吴先生说他是“赎罪”。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敲诈勒索。不但勒索了吴先生，另一“肥实”的“棚友”也是被勒索了的，且遵令不得泄露，否则，“一切严重后果，自己负责。”还是那位棚友的夫人——没有辫子，挂不起，毛着胆子去问那个“革命组织”，事情才敞开来。真是，在“格抄勿论”，“格斗勿论”，“格砸勿论”，“格抢勿论”之外，还发明了“格借勿论”，这也算“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”吧。我还是没有调查研究，不知“格借勿论”去的钱退出来没有？

吴先生离婚后，晚年曾得到一个女生的爱戴，后来作了他的夫人。可惜这位夫人患肺结核，不久就死去了。吴先生将她土葬在距学院数里外原是乱草坟的地方。“文革”中批判他时，同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，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，癆病鬼，吴宓爱她，她爱吴宓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立场同样反动，所以一拍即合云云。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灵位。有一年清明节，吴宓还偷偷摸摸去上坟扫墓，烧钱化纸，大搞“封建迷信”云云。那位青年教师又是咬牙切齿，义愤填膺。

当我们第二次被“勒令”集中监管“学习”时，监督者忙于“革命”搞武斗去了。棚友们违背学习“纪律”，便不免闲扯起来。一次，吴先生不在，棚友中他的一个学生辈说，吴宓一辈子搞女人，弄得和师母关系不好，他们也不离婚，君子协定，分居各过生活，吴宓每月按约定给师母送生活补偿费。那时他们都在昆明，吴宓很守信用，每月领了薪水，当天即奔赴师母住处，笃！笃！笃！敲开门，脸朝着一边，手递过钱去，师母接了，他转身就走，不看也不交一言。又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来，在上海和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叫毛彦文的，打得火热。毛要求结婚，吴宓老是迟疑不决。突然一天，吴宓接到毛寄来的结婚请帖，是和曾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。毛37，熊73，年龄倒转巧合，上海传为“佳话”。这可把吴宓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悲愤之余，赋诗抒怀有云：“奉劝世人莫恋爱，恋爱无益有百害。”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，世人照旧恋爱不误。我们听了，一阵哈哈。自幸没有拜读吴先生的诗集。但不



知那位棚友所叙是否属实。我不是“专案组同志”，没有资格去“清”别人的“队”。无法核实。

也是那位棚友讲了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另一件轶事。昆明当时有个牛肉馆，老板异想天开，招牌标为“潇湘馆”。吴先生是红学家，很气愤这家馆子胆敢亵渎林妹妹，提着手杖去一顿打，锅盆碗盏，盆盆罐罐，被砸碎一地。吴先生是社会名流，名教授，那牛肉馆老板只好自认晦气，谁叫你乱去附庸风雅呢？舆论说，该打。这或可看出吴先生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憨厚直戆，可以发给精神文明奖。

1966年夏，从学习《五一六通知》起，到9月初我们被“揪出，挂起”那一段时间，因为搞运动——其实我们是被搞，规定天天到教研室学文件，写大字报揭发，我们能“揭发”谁？只有被揭发。吴先生的任何一句话，都是要挨批驳的。为了“加强火力”，领导还特从其他组调来几尊大炮——最革命的积极分子，专轰早已内定的我们几个。例如吴先生曾说，他在哈佛大学时，系里（院里？）办事人员只有一两个，事情却办得井井有条。这就不得了了，“大炮”立即发言，骂他是崇洋媚外，攻击了我们的人事配备，毛主席早说了：我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。引而申之，不是和毛主席“唱对台戏”吗？！真是“狗胆包天”！事后吴先生悄悄问我：“怎么现在他们对我这么严厉了？说任何一句话都错？”我说这是在搞运动，对我们老教师——当时还没有发明“臭老九”之称——要严厉些。运动过了就好了。哪料到一运动就是10年！连他的健步如飞，也被“运动”成了个跛子。此系后话，且按下不表。

1966年9月初的一天，我们早已被抄被揪过了，战战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。忽然一个“革命小将”叫我们出来，在巷道里站成一排，赏每人一块上书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的牌子，挂在颈上，亮在胸前。挂讫，押到大操场主席台上去接受批斗。啊哟，我的乖乖！济济一台的“牛鬼蛇神”！台下场上黑压压的一片“革命群众”。我们虽然是“一小撮”，但也不免有“浩浩荡荡”之感，并不觉得孤寂。吴先生就走在我的前头，躬腰站在我的旁边。批斗完毕之后，系里一个“革命小将”向我们宣布：从今天起，你们被专政了，只许规规矩矩，不许乱说乱动，白天劳动，晚上学习，或写交代，准备接受批斗云云。

这里得诠释一下“棚友”之义。棚者，牛棚也。凡住入牛棚者，相互间，